

<<鲁迅精选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鲁迅精选集>>

13位ISBN编号：9787540202507

10位ISBN编号：7540202505

出版时间：2010-3

出版时间：北京燕山出版社

作者：鲁迅

页数：362

字数：558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lt;&lt;鲁迅精选集&gt;&gt;

## 前言

夜 泉 声 孙 郁 一 我 第 一 次 看 到 猫 头 鹰 颇 为 惊 奇，怪 怪 的 目 光 射 过 来，像 要 穿 透 人 心 似 的。于 是 也 想 起 鲁 迅 画 的 那 幅 猫 头 鹰 画，真 是 传 神 得 很。中 国 人 是 不 太 喜 欢 猫 头 鹰 的，原 因 是 它 有 恶 的 声 音。汉 魏 时 期 的 曹 植 在 他 的《赠 白 马 王 彪》一 诗 中，写 到“ 鸱 枭 ”，就 是 俗 话 说 的 猫 头 鹰，认 为 是 恶 鸟，形 象 自 然 可 怕 得 很。唐 宋 时 的 文 人 每 每 写 到 此 鸟，大 多 有 不 祥 的 暗 示，读 之 有 些 晦 气。但 鲁 迅 却 喜 欢 这 个 怪 鸟，记 得 有 一 次 在 致 友 人 的 信 中 自 嘲 地 说：我 的 文 章 是 枭 鸣，别 人 不 爱 听。在 许 多 文 章 里，鲁 夫 子 都 流 露 了 类 似 的 观 点，那 是 别 有 一 番 意 味 的。明 知 道 别 人 不 喜 欢，且 又 愿 意 那 么 说，也 足 见 他 的 性 格。大 概 是 沈 尹 默 吧，他 在 一 篇 回 忆 录 里 讲 到 了 五 四 时 的 同 仁 们。内 中 谈 到 钱 玄 同。钱 氏 有 一 次 和 友 人 笑 着 说：鲁 迅 像 只 猫 头 鹰。不 知 道 此 话 传 到 了 周 氏 兄 弟 那 里 没 有，倘 若 知 道 有 人 这 样 描 述 自 己，鲁 迅 会 心 以 为 然 的。在 他 的 朋 友 的 回 忆 里，鲁 迅 的 形 象 是 灰 蒙 蒙 的，蓬 乱 的 头 发，矮 矮 的 个 子，说 一 口 绍 兴 话。他 的 长 衫 也 普 通 得 很，仪 表 没 有 太 特 别 的 地 方。有 人 描 述 他 时，说 面 带 黄 色，有 点 憔 悴，但 吸 起 烟 时 颇 有 精 神。他 外 出 的 时 候，甚 至 有 人 疑 心 是 鸦 片 鬼。“ 文 革 ” 中 的 传 记 都 不 太 提 及 于 此，大 约 有 损 于 高 大 的 形 象。可 是 鲁 迅 的 灰 色 的、神 经 质 的 一 面，的 的 确 确 存 在 着。你 若 细 读 他 的 作 品，是 会 得 到 这 一 印 象 的。我 曾 经 说，鲁 迅 的 文 章 只 有 黑 白 两 色，很 像 木 刻，明 暗 交 错 着。他 习 惯 于 在 墨 黑 的 世 界 里 发 出 奇 异 的 光，晦 明 不 已 之 间，射 出 冲 荡 的 气 息。有 学 者 写 到 鲁 迅 时，注 意 到 其 身 上 的 黑 暗 面。那 形 成 了 一 种 精 神 的 底 色，连 先 生 自 己 也 说 道：但 我 的 作 品，太 黑 暗 了，因 为 我 常 觉 得 惟“ 黑 暗 与 虚 无 ” 乃 是“ 实 有 ”，却 偏 要 向 这 些 作 绝 望 的 抗 战，所 以 很 多 偏 激 的 声 音。承 认 自 己 黑 暗，又 无 法 证 实 这 黑 暗 里 的 问 题，这 对 他 是 一 种 痛 苦。它 像 蛇 一 般 纠 缠，久 久 不 去。北 京 时 期 的 鲁 迅，几 乎 都 是 在 焦 灼 里 度 过 的。也 用 了 种 种 办 法 麻 醉 自 己，让 心 沉 下 去。可 是 偏 偏 不 能。在 夜 色 茫 茫，众 人 昏 睡 的 时 候，独 自 醒 来，又 不 知 如 何，那 一 定 是 痛 苦 的。他 在 文 章 里 向 人 坦 白 了 此 一 心 境。习 惯 于 在 夜 间 工 作 的 他，有 时 在 文 字 间 也 流 露 出 神 秘 的 气 息。有 趣 的 是 他 对 夜 的 意 象 那 么 喜 欢，小 说 的 场 景 也 多 见 暗 色。《狂 人 日 记》的 起 始 就 写 到 了 夜 的 月 光，森 然 里 透 着 绝 望。《药》与《祝 福》通 篇 弥 散 着 鬼 气，仿 佛 坟 旁 的 花 草，瑟 瑟 地 在 黄 昏 里 抖 动 着。他 的 许 多 文 章 的 名 字，都 以 夜 为 题，对 这 意 象 有 着 亲 近 的 心。气 质 的 深 处，和 长 长 夜 色 搅 在 了 一 起。《长 明 灯》是 夜 的 惊 恐，《孤 独 者》仿 佛 地 狱 边 的 喷 火，而《野 草》诸 文，如 月 色 下 闪 烁 的 寒 光，溅 出 丝 丝 寒 意。比 之 于 同 代 的 陈 独 秀 诸 人，鲁 迅 不 太 爱 写 那 些 理 直 气 壮 的 文 字，内 心 更 为 忧 郁、苦 楚，甚 至 充 满 了 不 确 切 性 的 恍 惚。这 一 切 都 让 人 感 到 进 入 他 的 世 界 的 困 难。许 广 平 的 回 忆 录 里 写 到 鲁 迅 的 生 活 习 惯。夜 里 写 作，上 午 睡 觉，先 生 大 约 已 过 惯 了 这 一 生 活，在 万 籁 俱 静 的 夜，人 们 睡 去 了，独 他 还 醒 着。

## &lt;&lt;鲁迅精选集&gt;&gt;

留学日本时，就已是这样熬夜了，直到死，一直没有什么改变。

周作人在回忆录里，写到鲁迅的夜猫子形态，颇可一阅：鲁迅在东京的日常生活，说起来似乎有点特别，因为他虽说是留学，学籍是独逸语学会的独逸语学校，实在他不是在那里当学生，却是在准备他一生的文学工作。

这可以说是前期，后期则是民初在北京教育部的五六年。

他早上起得很迟，特别是在中越馆的时期，那时最是自由无拘束。

大抵在十时以后，醒后伏在枕上先吸一两枝香烟，那是名叫“敷岛”的，只有半段，所以两枝也只是抵一枝罢了。

盥洗之后，不再吃早点心，坐一会儿看看新闻，就用午饭，不管怎么坏吃了就算，朋友们知道他的生活习惯，大抵下午来访，假如没有人来，到了差不多的时候就出去看旧书，不管有没有钱，反正德文旧杂志不贵，总可以买得一二册的。

有一个时期在学习俄文，晚饭后便要出发，徒步走到神田骏河台下，不知道学了几个月，那一本俄文读本没有完了，可见时间并不很长。

回家之后就在洋油灯下看书，要到什么时候睡觉，别人不大晓得，因为大抵都先睡了。

到了明天早晨，房东来拿洋灯，整理炭盆，只见盆里插满了烟蒂头，像是一个大马蜂巢，就这上面估计起来，也约略可以想见那夜里是相当的深了。

上述文字可以想见他的形影，生命的光就那么在夜里闪着。

我想起鲁迅的那一句诗：“惯于长夜过春时”，好像一种形象的勾勒。

在茫茫的夜幕下，一个人独自地立于丛葬旁。

昏暗是那么的深广，以致包卷了一切。

而惟有那颗不安于沉寂的心在跳动着，且发出熠熠的光。

鲁迅的存在让世人的血涌动着，一切苟活者都因之而苍白无力了。

二晚年回忆自己的一生时，鲁迅承认自己的怨敌很多。

对那些攻击自己的人，并不是过于在意，不屑说，他尚无什么真正的对手。

有几个恶意的，在描述他时，笔锋是蘸着毒汁的，连形貌也漫画化了。

他们竭力将鲁迅描绘成恶魔，诅咒其文体中散出的黑暗之气。

叶灵凤在1928年5月15日《戈壁》上刊有《鲁迅先生》一短文，这样地写道：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战迹，躲在酒缸的后面，挥着他“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

那一年上海出版的《文化批判》上，有冯乃超的一篇文章谓《艺术与社会生活》，讽刺地描绘道：鲁迅这位老先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

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在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话语，隐遁主义！

好在他不效L.ToLstoy变作卑污的说教人。

这两篇文章的共同点，是说鲁迅常常从灰暗的角度，向人间射出冷箭。

除去他们的恶意不管，在行为特点上，也说出了鲁迅苛刻、阴冷的一面。

但大凡了解他的人，看法自然有别，有的相差甚远。

鲁夫子的热忱、温暖的形影，和文字的清峻是大不一样的。

增田涉《鲁迅印象》中的片断，就有慈父的一面，读者是相信它的。

不过这里的问题是，鲁迅的形象何以有如此大的反差，或许他的文字真的给人一种幻觉，歧意之处甚多吧？

增田涉写到了李贺与尼采在鲁迅身上的影子，那多少可以解释其中的谜团。

我倒相信这样的看法：鲁迅以外冷内热的形姿直面着人间。

只注意其中一点，是不解其意的。

进入他的世界，确需要一种忍耐。

李贺与尼采都受到诟病。

那原因在于说话的晦涩与反价值态度。

## &lt;&lt;鲁迅精选集&gt;&gt;

而且诗文里都有一些黑暗感，也夹带着血色。

鲁迅喜欢过尼采的著作，他年轻时用古文写文章，就译过尼采的话，文字是洞穴里的风，冷冷的，两颗绝望的心就那么叠印在一起。

鲁迅在最痛楚时写下的文字，确有一种鬼气的，那些神经质的震颤，连接着一个幽玄的梦，苦难的大泽将人间的美色统统淹没了。

《野草》里的片断，分明就有李贺、尼采等人的影子，也糅进了更为复杂的精神碎片。

他习惯于写夜的时空：星，月光，僵坠的蝴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破败的丛葬，闪闪的鬼眼的天空……所有的画面都不是朗照的，《秋夜》的景致写得森然可怖，那里多次出现恶鸟的声音，它的黠然之态似乎闪着作者的快意：鬼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

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

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

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周的空气都应和着笑。

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

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沉浸于典雅、高贵世界里的文人们，是不屑去读这类文字的，他们甚至厌恶听到恶鸟般的声音，有什么悠然的境界吗？

但鲁迅的特别在于，他撕碎了常人式的认知之网，将触角延伸到理性无法解析的精神黑洞里。

确切、已然、逻辑、秩序，都统统被颠覆了。

他看到了一个未被描述的另一类的世界，思想必须重新组合，格律已失去意义，惟有在那片混沌的世界里，才隐含着别样的可能。

鲁迅诅咒了世界，也诅咒了自己，而他被人诅咒和亵渎，那也是自然的了。

日本的学者木山英雄，在四十余年前就发现了鲁迅在《野草》里的一种哲学，那时候中国内地还没有人注意到其中迷离隐曲的问题。

这位聪明的东洋人发现，鲁迅“从与现实对应的有机真实的感觉逃脱出来，追求自由表现领域而进入假定的抽象世界时，君临头上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之压迫感也似乎变得淡薄”。

木山英雄是个很随和的人，有着中国老人的冲淡之气。

我没有想到他对《野草》有这么深的体味，连中国人读了也惊讶不已。

汉语圈下的华人有时无法解析鲁迅的世界，因为那文本是跨母语的。

敏感的域外汉学家却发现了惟有双语作家才有的问题。

鲁迅真是悲哀，他的知音有时却在外国，熟悉他或疏离他的中国读者，大约只能将其看成不祥的恶鸟。

至于内在的世界，大多已不再了了。

中国旧诗文里普遍的意象是花香鸟语，祥鸟之鸣遍地。

所谓小桥流水，莺歌燕舞，如此而已。

士大夫者流以此为美，争做雅士，于是乎清词丽句，洋洋乎有庙堂之气。

鲁迅的文本几乎与此无关，那里是丧气的所在，那个被人千百遍礼赞的精神之国，在鲁迅笔下被勾勒掉了。

三有一个熟悉鲁迅的人，看到了他的文字后，很感慨地叹道，那世界太惊恐了。

于是在文章里发出了惊叹，说是残酷得让人窒息。

曹聚仁晚年写《鲁迅传》时，也谈到了类似的问题，觉得鲁迅多有灰色的影子。

我以为出现这一现象原因很多，外国的个人无治主义影响，也许是一个因素。

那时候鲁迅对翻译的热情，绝不亚于创作。

外国作品神经质的跳跃，大概也传染了他，有人甚至在他的语句里读出了尼采的痕迹，那大约也是不错的。



## &lt;&lt;鲁迅精选集&gt;&gt;

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译作《一个青年的梦》、《幸福》、《三浦右卫门的最后》等，都不是明朗的。

尤其所译阿尔志跋绥夫、安德烈、迦尔洵的小说，完全是裹在死灭的气息中。

像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其虚无与恐怖的色调是那么浓厚，仿佛把人窒息了。

一般，鲁迅在内心深处，欣赏这位带有无治主义色彩的作家，他说：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是厌世的，主我的；而且每每带有肉的气息。

但我们要知道，他只是如实描出，虽然不免主观，却并非主张和煽动；他的作风，也并非因为“写实主义大盛之后，进为惟我”，却只是时代的肖像：我们不要忘记他是描写现代生活的作家。

我读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时，就感到了鲁迅与他的亲缘。

他们都有一点内倾，习惯于写出内心的闷损和忧郁。

他们一方面还原了生活的恶，让漫天浊气环绕着人们，另一方面又不安于昏暗的蔓延，于是独自站立起来，在旷野里直面着高而远的天空。

你在那些文字里可以谛听到生命之流的汨汨涌动，甚至于作者的心音。

当思维穿过感觉阈限的时候，人间的本质便出现了。

在许多文章里，鲁迅坦然地讲到了自己的恶意。

他在《坟》的后记里，甚至强调了活着就是不让一些人感到舒服。

陈源、徐志摩等人以为鲁迅有刀笔吏之风，也许是对的。

鲁迅喜欢的就是让正人君子露出马脚，不要再招摇于市。

于是他竭力用苛刻的语言，褻渎那些高人与贵人，装什么崇高与神圣呢？

1924年至1926年，他与“现代评论”派的冲突，显示了一种高超又残忍的个性，身上的绿林气与欧洲辩士的高傲气，都集于一身了。

但他并不像一些人那么欣赏自我。

在稍有快意，或者说略得胜利的时候，依然不满于自我，他憎恶身上的鬼气，却又除不掉了。

看他书信里的话，知道是那样的怀疑自我，而且一切都是那么真诚。

当用刀去刺着暗夜的时候，有时也在刺着自己的肉。

我有时想，他是希望自己和身边的黑暗一同湮灭掉吧？

要不然不会沉浸在如此森然的世界。

青春与生命的消失，也有大的欢喜。

知道了自己体内的血液在渐渐熬干，便对生命有了彻骨的痛感——人的血肉之躯，很容易在无聊中逝去的。

自己的生活本未曾有过什么亮色，于是便希望现在的青年，不再走自己的路。

我注意到，当一些知识人士热衷于政党建设的时候，他却回避了政治，真正走进了青年的行列。

他和《新青年》同人，都没有什么深切的交往，连自己的弟弟周作人后来也与其分手了。

但那时让他兴奋的只有两件事，一是读书，二是与青年人交往。

这两件事略微驱走了内心的寂寞，有时正是这些存在，鼓起了一种精神。

他的周围后来集聚了大量的文学青年，孙福熙、孙伏园、宫竹心、章廷谦、李秉中、荆有麟、高长虹、李霁野、台静农、韦素园等人的形影，在他的房间经常出没。

鲁迅手拿着烟卷，与众人交谈的笑声里，倒可以看出纯真的一面。

而在文章中，是很少表现自己的喜悦的。

00翻阅那些旧有的资料，我有时想，他是不是借此寻到一种碰撞，或者从青年人那里，借得向上的热力？

他不喜欢那些以自己是非为是非的人，对有叛逆气的人十分欣赏。

比如高长虹，文章虽然幼稚，但那奔放的调子，尼采式的独吟就很有意思。

在二人未闹翻之前，鲁迅十分热情地帮他出书，夜间校稿时还吐了血。

有另类的青年在，文坛便不会消沉。

他是希望在那个群落里，看到与自己不一样的新人的。

1924年9月24日，在致自己的学生李秉中的信中，他说：我恐怕是以不好见客出名的。

## &lt;&lt;鲁迅精选集&gt;&gt;

但也不尽然，我所怕见的是谈不来的生客，熟识的不在内，因为我可以不必装出陪客的态度。我这里的客并不多，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所以有青年肯来访问我，很使我喜欢。但我说一句真话罢，这大约你未曾觉得的，就是这人如果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倘若一见之后，觉得我非其族类，不复再来，我便知道他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

这样决然的态度，让人感到了他的可亲，他的动人的地方往往就在这个层面。

或许，在《新青年》的同人中，他是惟一的一个没有自恋的人。

他憎恶这个世界，同时也消解着自己。

因为觉得自己的世界太黑暗了。

青年们能不能不再存有这一黑暗呢？

世上的路千万条，或许总有别样的选择的。

1918年至1921年，鲁迅的创作量并不很高，除了《狂人日记》、《故乡》、《随感录》、《阿Q正传》之外，他把许多精力都用到了翻译上。

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孤军奋战，与别人的交往有限。

到了1921年后，他的身边出现了许多青年，于是一个个文学小团体就出现了。

未名社、狂飙社、莽原社等都与他有关。

但那些青年和他一样，有些喜欢灰色的艺术，调子压抑得很。

鲁迅突然发现了自己的同类，他终于决定帮助他们，开始新的生活了。

他身边的青年都有些神经质，抑或非正宗气。

比如李霁野长得要命的头发，高长虹自命不凡的怪味，韦素园病态的神情等等。

这些要么是颓废式的，要么是狂人式的青年，让鲁迅觉出了可爱，他自己的内心，分明就有几分黑暗，这倒让他有了结识诸人的渴念，所以一旦相逢，就有些共鸣之处。

我以为理解鲁迅的内心，有时是不能不考察他与青年的关系的，那里有他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和精神渴念。

他一生最动人的文章，差不多都是那些悼念左翼青年的篇什。

那些流浪的、愤怒的青年，好像是他生命的延续，他对这些幼小者的爱之强烈，是一看即明的。

而且他和这些人一起翻译出版的小说，同样都充满了沉郁的色彩。

安德列夫、爱伦堡、果戈理、拉夫列涅夫等人的书，都不那么灿烂，有一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受难意识，那么强烈地压抑着人们。

在描述韦素园的时候，鲁迅就写道：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画像。

对于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残酷到了冷静的文章。

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

现在他用沉郁的目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好像在告诉我：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里的不幸的人。

我读鲁迅与这些青年的通信，有时暗暗感到一种刺激，好像寒冷冰谷里的微火，照着肃杀的世界。

他把仅有的火种，给了挣扎的孩子，将一丝丝光泽，罩在人的身上。

而他和这些蠕活的孩子们发出的战叫又是何等的冷酷和惨烈！

在四面昏睡的世上，还有这样的嘶喊，悠远的平静便被打破了。

四高长虹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鲁迅的复杂和怪异。

叙述里主观的东西多，也带着个人恩怨。

内中一些细节，也不乏参照意味，读后倒看出鲁迅形象可感的一面：我在一九二四年的冬天，同几个狂飙朋友在北平创办了狂飙周刊，获得鲁迅的同情反应。

在这以前，我有些朋友在一个世界语学校里做了鲁迅的学生，我时常听到他们谈说鲁迅。

《呐喊》恰好也在这年出版，这也是给鲁迅传说增加兴味的原因。

不过我看了《呐喊》，认为是很消极的作品，精神上得不到很多鼓励。

朋友们关于他的传说，给我的印象也不很好。

他们都喜欢传述鲁迅讲书时说的笑话。

比如，这个说了，鲁迅今天说：“中国人没有孙悟空主义，都是猪八戒主义，我也是猪八戒主义。”

## &lt;&lt;鲁迅精选集&gt;&gt;

”这已经不很好听。

可是另一个还曾说，鲁迅说了：“人人都以为梅兰芳好看，这我不能理解，我觉得梅兰芳也没有什么。”

”这种传说，给看《呐喊》的人所增加的印象，当然不会是很积极的。

可是，说也奇怪，狂飙周刊在北平出版了还不到几期，居然在北平的文艺界取得了它的地位，而最予以重视的，郁达夫外，尤其是望重一时的大小说家鲁迅。

我同鲁迅见面的机会来了。

可是我初次同他讲话的印象，却不但不是人们传说中的鲁迅，也不很像《呐喊》的作者鲁迅，却是一个严肃，诚恳的中年战士。

此后我同鲁迅的见面时候很多，其中只有一次，仿佛是达夫传述了什么，鲁迅以世故老人的气派，同我接触。

不过，除这以外，我们总是很好的，而且在形式上总是很深知的朋友。

……鲁迅那时仿佛像一个老人，年纪其实也只四十三、四岁。

他的中心事，是文艺事业。

不过因为当时的环境不好，常持一种消极的态度。

写文章的时候，态度倔强，同朋友们谈起话来，却很和蔼谦逊。

在“积极”与“消极”之间，鲁迅给人的印象是复杂的。

其实对他这样的人，本不能用“积极”和“消极”的概念。

因为他一方面入世，但又以绝望的目光打量一切，最后又选择了对绝望的挣扎，所以他的世界处处呈现了一种悖论。

当人们走出营垒向着黑暗进发的时候，他却躲在了树后，因为他相信前行的人大多会倒下去的。

可是一旦与敌手短兵相接，他又会不依不饶，痛打着对方。

鲁迅那时选择的方式是反现实的，人们一致认为对的，他却投出怀疑的目光，而别人以为不可能的事情，他却进行着。

所以，他是带着一种否定性的肯定的方式直面着这个世界。

熟读《呐喊》、《热风》、《彷徨》、《野草》的人，可以发觉悖论式的情结，出发点与终点都非线性逻辑的。

有一些论者曾谈到了这个现象，为什么同一个现象在鲁夫子笔下，就与别人的叙述不一样了呢？

青年们很快就感受到了鲁迅的这一别于他人的奇处。

因为在他的文本里，世界被多维化和复杂化了。

像李霁野、韦素园这类青年，一向是崇仰苏俄艺术的，因为他们在那里感受到了精神的深和灵魂的深。

可不久他们就发现，鲁迅的文本，有着同样的魅力，而且在以一种幽灵的、哲学式的笔触，将古老的汉文学，与现代人的精神空间拉近了。

那时候的鲁迅对社会的判断和历史的判断是果敢、自信的。

但对自己的文字达到了什么状态，好像并不清楚。

高长虹就感受到，“他不能意识到自己的作品究竟有多大的艺术价值”。

也许因为这一点，他从未有过自恋的状态，文字里的信息就显得真切、动听，是灵魂深处流出来的。

同时代一些人的文章，有时有做作的痕迹，周作人就承认自己不太自然，有故意为之的特点，至于胡适、刘半农就更为如此了。

鲁迅看不起二人，也有上述的原因。

他们把世界描述得有些圆满，而鲁迅却觉得，这个世界恰恰是残缺的，不完美的。

即便是未来的“黄金世界”，大概也有杀头和流血。

别人施舍的梦，多少都要打一点折扣。

至于他自己，他说，也不知道路应怎样走。

不仅无资格给别人引路，当不了导师，同时自己也陷入绝望和悲哀中。

他对那些绝望的、痛楚的青年都有点同情，在本质上说，也是他们的一族。

## &lt;&lt;鲁迅精选集&gt;&gt;

大家都是可怜的人。

而摆脱这一苦状，就只好向着黑暗捣乱，如此而已。

他从未认为自己是个英雄，这一想法曾透露给许广平，话语之中，分明也有自谴的一面：希望我做一点事的人，也颇有几个了，但我自己知道，是不行的。

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所以，其结果，终于不外乎用空论来发牢骚。

如此坦白着自己，确让人看出他的可爱。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的缺陷，并在缺陷里直面着这一个残缺的世界时，他便可以发现那些被遮蔽的世界。

鲁迅就是这样一个尘世的打量者，他带着伤痕，舔干了身上的血腥，直视着芸芸众生，看人们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

他知道人们在想着什么，如何的生存，并且看出了那些洋洋自得者背后的内核。

永让人难忘的是对人的心灵的透视。

你看他写孔乙己，写阿Q，写狂人，都凶猛得很，惨怛得很，就像皮鞭抽打在身上，凡与其相遇者，都感到了切肤之痛。

尤其那些年轻人，于此都颇感兴奋，他们犹如在荒原之中，忽然遇到了一团篝火，黑色的影子被照亮了。

鲁迅就是这样一个人，甘愿沉没于黑暗中，却把光热留给了别人。

他周身弥散的光泽，即使是过了许多时光，我们依然还能感受到。

五为什么那么喜欢咀嚼黑暗，并直视着黑暗呢？

不仅是小说、散文如此，连带着翻译作品也是那么沉重，绝无悠闲之调。

他所译的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阿尔志跋绥夫《工人绥惠略夫》，安德列夫的《黯澹的烟霭里》诸作，都不是温情的。

作者快意于这一黑暗，在那些晦明不清的世界里，有着难言的精神指向。

晚年收集整理出版的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可以看出他的用意。

珂勒惠支之于鲁迅，是有着血脉上的亲缘的。

她的思维里有着悲怆与阴郁的东西。

然而又不安于这一灰暗，时时地向着自我挑战。

在她的作品里，可以看到一系列这样的名字《穷苦》、《死亡》、《耕夫》、《断头台边的舞蹈》、《凌辱》、《磨镰刀》、《反抗》、《战场》、《俘虏》、《失业》、《妇人为死亡所捕获》、《面包！

》、《德国的孩子们饿着！

》……谁都能从那些凄惨的画面里看出作者慈悲的心。

苦难压迫着弱小者，人们有的只是哭泣与不安。

那些惨烈的画面，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凯绥·珂勒惠支的世界一片暗影，但你却能从中读出她的愤怒。

版画的画面差不多都是压抑的，光线颇少。

选择这些作品出版，对中国的读者而言，无疑是一种刺激。

敢于在死灭的大泽里咀嚼黑暗，且诅咒着黑暗，谁能做到呢？

鲁迅以赞赏的口吻提到了那幅名为《战场》的画，这样评价道：农民们打败了，他们敌不过官兵。

剩在战场上的是什么呢？

几乎看不清东西。

只在隐约看见尸横遍野的黑夜中，有一个妇人，用风灯照出她一只劳作到满是筋节的手，在触动一个死尸的下巴。

光线都集中在这一小块上。

这，恐怕还是她的儿子，这处所，恐怕正是她先前扶犁的地方，但现在流着的却不是汗而是鲜血了。



## &lt;&lt;鲁迅精选集&gt;&gt;

这里有着鲁迅的共鸣，他比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意识到了它们的价值。

人类正遭受着劫运，只有经历了苦难的人，大概才会有类似的体验，在绝境里的思考者，或许会逼近于人间的本真吧？

珂勒惠支与阿尔志跋绥夫一样，借了虚无与恐慌，暗示了社会的绝境，却又不安于那绝境。

作品里都撕去了托尔斯泰式的不抵抗主义，周身弥散着愤怒。

鲁迅将此谓之“对于社会的复仇”。

他对这一复仇是赞赏的，那和他历来主张的反抗意识，大体吻合。

欣赏“激愤”、欣赏“复仇”，是鲁迅内心的一个抹不掉的情结。

你读一读他对故乡的“女吊”和绍剧的“活无常”的描述，就可以感到他的品位。

自己做不了英雄，却在文字里鼓动血色的美，而且将毁灭与地狱式的昏暗推向了极致。

鲁迅的复仇意识是呈现在审美之中的，他常常借助历史人物与传说故事，影射自己的环境。

那是黑暗里的奇光，大的破坏便有大的自在。

与一个无望的世界同归于尽，对他而言是大的喜欢，因为惟有毁灭，一切才会重新开始。

在魔鬼的世界捣乱，并且死于那捣乱之中，是有着快意的。

如果我们不懂得鲁迅的这一心境，大概就不会理解他何以写下那些怪异的作品。

他的“愤激”的方式表达爱欲，以毁灭凝视着永恒，于是便获得了心灵的升腾。

珂勒惠支与阿尔志跋绥夫的存在，都向读者印证了这些。

在北京后期的生活里，他以“颓唐”形容过自己的心情。

不过这“颓唐”里让人看到了世界的另一隅。

《野草》里的片断很容易让人想起但丁的《神曲》，恐怖里还有诸神的怪叫。

鲁迅在《秋夜》里写的在夜里发出笑声的恶鸟，我怀疑是快意的笔法，因为作者是习惯于做出恶声的。

那时正是与正人君子们论战的时期，鲁迅表现了世间罕见的辛辣，笔锋带着毒汁，所到之处，皮肉分开，滴着血。

胡适曾不忍看这类论战，还好心劝鲁迅不要这样。

一些善意者也希望从敌意之中走脱，皆大欢喜不更好吗！

但鲁迅的回答很果决：我们还不能带住！

这已分明有一点六朝人的果决和李贽式的决然了。

中国历史上惟有“匪气”的人，才会冲破夜的牢笼，得到生命的自在。

鲁迅在什么地方继承了这些，却又不同于这些。

他与王充很像，然而又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气息，内心是复杂的。

他的文字与其说是对身外的世界的反抗，勿宁说也是摆脱身上的鬼气。

他何尝不是与内心进行较量呢？

美国一位学者曾以鲁迅身上的黑暗面为题，写过一篇文章，是看到了内在主旨的。

光明是诞生于黑暗之中的；惟有久久沉浸在黑暗中的人，才会给人提供丰沛的亮色。

然而鲁迅却把那亮色都送给了别人。

自己呢，只能一无所有。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小说中善于描写人的无助后的惊悸，他以常人难以忍受的残忍去勾勒人于黑暗中的惊恐、战栗。

作品像炼狱里的火，在灰暗里闪烁着，照着周边的无望。

有人曾谈论过鲁迅与这位俄国人的相通，那是对的。

但他没有陀氏的基督教下的刑罚，弥漫在他世界的更像是佛家所说的地狱之气。

鬼火、死尸、骷髅、死魂都堆在那里，显示着无边的惨淡。

鲁迅不同于俄国作家的是，他用了东方人的意象，指示了彼岸世界与此岸王国的虚幻性。

人生存在一个只有死亡才是真实的世界，活着的生灵不过在一个虚拟幻想里。

于是他像骁勇的夜鸟，在那苦难的天地间叫着，告诉着世界自己的存在。

他诞生于黑暗，但却不属于黑暗，如此而已。

## &lt;&lt;鲁迅精选集&gt;&gt;

六钱理群先生曾神秘地告诉我一个发现，他用亮亮的目光看着我说：“你知道么，鲁迅晚年很喜欢谈鬼。

”“哦。

”“为什么那么喜欢谈鬼，看来是有些什么考虑的。

”“……”我不知道钱先生后来将这一感想写到书中没有，只记得日本学人丸尾常喜曾写过一本书叫《人与鬼的纠葛》，专门论述鲁迅世界里的鬼气。

这是对的。

从最初的创作，到晚年的书写，鬼在他的世界占了一定的空间。

《朝花夕拾》里的少年记忆与《且介亭杂文末编》中的《女吊》，隐含着相近的东西。

你可以从民俗学的角度欣赏那些快意的意象，但那又不免有些浅薄。

鲁迅之于民俗，向来不是民俗学意义上的。

在其收集的汉画像拓片里，也多阴间的传说，那里的气象在唐之后的诗文里已难看到了。

在鲁迅内心，那些阴间故事流动的恰似冲荡的气韵。

鬼气里的人气才是更有诱力的吧？

他在那些森然的形象里，竟发现了美丽，且欣赏着其间的形色。

比如对女吊的描写，就很别样：她将披着的头发向后一抖，人这才看清了脸孔：石灰一样白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

听说浙东的有几府的戏文里，吊神又拖着几寸长的假舌头，但在绍兴没有。

不是我袒护故乡，我以为还是没有好；那么，比起现在将眼眶染成淡灰色的时式打扮来，可以说是更彻底，更可爱。

不过下嘴角应该略略向上，使嘴巴成为三角形：这也不是丑模样。

假使半夜之后，在薄暗中，远处隐约着一位这样的粉面朱唇，就是现在的我，也许会跑过去看看的，但自然，却未必就被诱惑得上吊。

鲁迅终生难忘这血腥的、骇世的形象，与他的精神状态是同调的。

在阴间里还能大哭大叫，且喊出人的冤屈，这不就是勇气吗？

在士大夫的世界里，在雅人的蓝图上，我们永远看不到类似的图景，但偏偏在乡野，在荒凉粗糙的山林野镇，存有这样别类的存在，是让人惊喜的。

我有时重读《女吊》，就不由得想起作者本人。

在那蓬头垢面的野鬼身上，是不是也看出叛逆者的野气？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基督式的阴冷，但丁有他宗教神学下的审判。

鲁迅呢，面临的仅是荒漠，是荒漠下的炼狱。

那里没有神，只有鬼，而大多是怨鬼、厉鬼，那为别人苦楚叫不平的野鬼。

所以，你读他的书，在压抑的黑暗外，还能听见永不停息的声音。

那是黑暗里的嘶鸣。

它叫出了地底的惨烈，和鬼眼下的不安，于是你知道那个世界的混浊，死和生，以及阴阳两界无词的言语。

增田涉在回忆录里，言及鲁迅身上的沉郁。

鲁迅和他议论过中国的鬼。

以及人间的“避恶魔”。

在致增田涉的信中，还画过“避邪”的图案。

他们见面的时候或许也谈过相关的话题，彼此定然有过会心之处吧？

鲁迅晚年津津乐道谈乡间的鬼，以及风俗里的神怪，自然与他的心境有关。

那个模糊不清的世界，承载了人间诸多的苦乐，此岸的悲欣竟在彼岸世界被感性地呈现着。

在他晚年的收藏品里，域外的版画甚多，有的也带有森然之气。

那些异常的画面与中国乡土社会的图腾的交汇，呈现着人类的明暗。

不知道在对比二者的时候，先生的感想怎样。

他收藏了那么多的作品，却无专门的论文，你也只能从其文字中，找到某些暗示。

## &lt;&lt;鲁迅精选集&gt;&gt;

但要说出其间的线索是太难了。

无论是早年还是晚年，鲁迅都喜欢用“坟”这个意象。

《过客》的主旨众说纷纭，我倒倾向它是一种反先验的哲学，在通往死亡的路上，惟有“走”才是意义。

人终究要走向坟墓的，谁都不可避免。

可那坟里的故事，以及走向坟的方式，却大不相同。

鲁迅诅咒着这个世界的荒凉，在对荒凉的极度的渲染里，他其实显示了不安与抗拒。

当他竭力勾勒着一个非人的、令人难以忍受的黑暗时，那咀嚼之余，却显示了作者与这黑暗的距离。

他隐含在背后却又超越了黑暗，创造了黑暗之外另一个非光明的世界，那就是夜游的鬼魂与枭鸣。

我每每读到他所说的恶鸟、乌鸦一类存在，就看出作品灵动的一闪，这个惊恐的意象，将一个死去的世界变得有动感了。

鲁迅快意于这一动感。

因为惟有不满与愤怒的夜鸟，才会搅动一个世界，让黑暗里的动物知道还有这类存在，总有激荡的时候，于此，作者好似感到了一丝满足。

1919年5月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鲁迅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药》。

小说的结尾，意味深长，一眼看去，就是他固有的风格。

在极为肃杀的清明时分，乌鸦在叫着。

坟、老人、枯草、老树、乌鸦，构成了一幅死寂的画面。

小说自始至终是压抑的，可是结尾的一声乌鸦之鸣，却驱走了岑寂，让人感到了悲伤之后的孤愤、惊叹，觉出死亡之外的活的灵魂，以及那些不再安定的夜游魂的痕迹：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

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

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

许多的工夫过去了；上坟的人渐渐增多，几个老的小的，在土坟间出没。

华大妈不知怎的，似乎卸下了一挑重担，便想要走；一面劝着说，“我们还是回去罢。

”那老女人叹一口气，无精打采的收起饭菜；又迟疑了一刻，终于慢慢地走了。

嘴里自言自语地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她们走不上二三十步远，忽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竦然地回过回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

以如此的方式结束作品，是让读者长叹不已的。

不管作品在这里隐喻了什么，它所达到的审美效应是强烈的。

我们在这里又听到了恶鸟的叫声，一个贫瘠的世界忽地不那么单调了。

## <<鲁迅精选集>>

### 内容概要

“世纪文学60家”书系的出版，旨在囊括20世纪华文创作的精华，展示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作品，打造一份适于典藏的精品书目。

她凝聚了数十位专家的心血，寄括着数以万计的热爱中国现当代文学读者的殷切希望。

我们期望她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和历罗的淘洗，像那些支持这项事业的朋友们所祝愿的那样：“世纪文学60家”将作为各大图书馆的馆藏经典，高等学校文科考生和文学爱好者的必读书目为世人所瞩目。

这是一次成功的创作实践，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个重要的收获。



<<鲁迅精选集>>

作者简介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字豫才，后改名树人。

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以“鲁迅”为笔名。

浙江绍兴人。

1902年以官费赴日本留学，1909年回国后任职教育部。

五四运动前后在北京积极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

其著作卷帙浩繁，涉及杂文、散文、小说、译作、古籍研究等诸多体裁，建国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汇编为《鲁迅全集》十六卷、《鲁迅译文集》十卷和《鲁迅辑录古籍丛编》四卷。

<<鲁迅精选集>>

书籍目录

夜泉声孙郁  
呐喊  
自序  
狂人日记  
孔乙己  
药  
明天  
一件小事  
头发的故事  
风波  
故乡  
阿Q正传  
端午节  
白光  
兔和猫  
鸭的喜剧  
社戏  
彷徨  
祝福  
在酒楼上  
幸福的家庭  
肥皂  
长明灯  
示众  
高老夫子  
孤独者  
伤逝  
弟兄  
离婚  
野草  
题辞  
秋夜  
影的告别  
求乞者  
我的失恋  
复仇  
复仇(其二)  
希望  
雪  
风筝  
好的故事  
过客  
死火  
狗的驳诘  
失掉的好地狱

<<鲁迅精选集>>

墓碣文  
颓败线的颤动  
立论  
死后  
这样的战士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腊叶  
淡淡的血痕中  
一觉  
朝花夕拾  
小引  
狗·猫·鼠  
阿长与《山海经》  
《二十四孝图》  
五猖会  
无常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父亲的病  
琐记  
藤野先生  
范爱农  
后记  
杂文编  
随感录二十五  
随感录三十八  
随感录四十一  
随感录五十七 现在的屠杀者  
随感录五十九 “圣武”  
随感录六十六 生命的路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娜拉走后怎样  
论雷峰塔的倒掉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战士和苍蝇  
忽然想到  
灯下漫笔  
杂感  
导师  
论“他妈的!”  
论睁了眼看  
十四年的“读经”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这个与那个  
纪念刘和珍君  
空谈  
革命时代的文学  
《阿Q正传》的成因

## &lt;&lt;鲁迅精选集&gt;&gt;

无声的中国

柔石作《二月》小引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上海文艺之一瞥

“友邦惊诧”论

《三闲集》序言

论“第三种人”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自选集》自序

听说梦

为了忘却的记念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电的利弊

现代史

推背图

《伪自由书》前记

二丑艺术

帮闲法发隐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论“旧形式的采用”

拿来主义

忆韦素园君

忆刘半农君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说“面子”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阿金

叶紫作《丰收》序

批评家的批评家

“京派”与“海派”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论“人言可畏”

再论“文人相轻”

文坛三户

看书琐记

趋时和复古

看书琐记(三)

萧红作《生死场》序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花边文学》序言

《且介亭杂文》序言

白莽作《孩儿塔》序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鲁迅精选集>>

半夏小集  
死  
创作要目

## &lt;&lt;鲁迅精选集&gt;&gt;

## 章节摘录

小说《呐喊》自序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

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

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

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

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

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

我的梦很美满，预备毕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

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

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

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

## &lt;&lt;鲁迅精选集&gt;&gt;

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

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的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

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

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狂人日记某君昆仲。

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

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

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

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

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

## &lt;&lt;鲁迅精选集&gt;&gt;

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

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

七年四月二日识。

一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

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

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我怕得有理。

二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

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

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

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

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

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

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

忍不住大声说，“你告诉我！”他们可就跑了。

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

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一定也听到风声，代抱不平；约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对。

但是小孩子呢？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

这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

我明白了。

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三晚上总是睡不着。

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

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

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打他儿子，嘴里说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她眼睛却看着我。

我出了一惊，遮掩不住；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便都哄笑起来。

陈老五赶上前，硬把我拖回家中了。

拖我回家，家里的人都装作不认识我；他们的眼色，也全同别人一样。

进了书房，便反扣上门，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

这一件事，越教我猜不出底细。

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

我插了一句嘴，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

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

想起来，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

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

00你看那女人“咬你几口”的话，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和前天佃户的话，明明是暗号。

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

照我自己想，虽然不是恶人，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可就难说了。

他们似乎别有心思，我全猜不出。

况且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恶人。

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无论怎样好人，翻他几句，他便打上几个圈；原谅坏人几句，他便说：“翻



## &lt;&lt;鲁迅精选集&gt;&gt;

天妙手，与众不同。

“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究竟怎样；况且是要吃的时候。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

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

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书上写着这许多字，佃户说了这许多话，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睛看我。

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四早上，我静坐了一会。

陈老五送进饭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

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

我说：“老五，对大哥说，我闷得慌，想到园里走走。

”老五不答应，走了，停一会，可就来开了门。

我也不动，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知道他们一定不肯放松。

果然！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慢慢走来；他满眼凶光，怕我看出，只是低头向着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

大哥说：“今天你仿佛很好。

”我说：“是的。

”大哥说：“今天请何先生来，给你诊一诊。

”我说：“可以！”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揣一揣肥瘠：因这功劳，也分一片肉吃。

我也不怕；虽然不吃人，胆子却比他们还壮。

伸出两个拳头，看他如何下手。

老头子坐着，闭了眼睛，摸了好一会，呆了好一会；便张开他鬼眼睛说：“不要乱想。

静静的养几天，就好了。

”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养肥了，他们是自然可以多吃；我有什么好处，怎么会“好了”？他们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捷下手，真要令我笑死。

我忍不住，便放声大笑起来，十分快活。

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有的是义勇和正气。

老头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这勇气正气镇压住了。

但是我有勇气，他们便越想吃我，沾光一点这勇气。

老头子跨出门，走不多远，便低声对大哥说道：“赶紧吃罢！”大哥点点头。

原来也有你！这一件大发现，虽似意外，也在意中：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这这几天是退一步想：假使那老头子不是刽子手扮的，真是医生，也仍然是吃人的人。

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上，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他还能说自己不吃人么？至于我家大哥，也毫不冤枉他。

他对我讲书的时候，亲口说过可以“易子而食”；又一回偶然议论起一个不好的人，他便说不但该杀，还当“食肉寝皮”。

我那时年纪还小，心跳了好半天。

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他也毫不奇怪，不住的点头。

可见心思是同从前一样狠。

既然可以“易子而食”，便什么都易得，什么人都吃得。

我从前单听他讲道理，也糊涂过去；现在晓得他讲道理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

六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

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七我晓得他们的方法，直捷杀了，是不肯的，而且也

## &lt;&lt;鲁迅精选集&gt;&gt;

不敢，怕有祸祟。

所以他们大家连络，布满了罗网，逼我自戕。

试看前几天街上男女的样子，和这几天我大哥的作为，便足可悟出八九分了。

最好是解下腰带，挂在梁上，自己紧紧勒死；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

否则惊吓忧愁死了，虽则略瘦，也还可以首肯几下。

他们是只会吃死肉的！——记得什么书上说，有一种东西，叫“海乙那”的，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时常吃死肉，连极大的骨头，都细细嚼烂，咽下肚子去，想起来也教人害怕。

“海乙那”是狼的亲眷，狼是狗的本家。

前天赵家的狗，看我几眼，可见他也同谋，早已接洽。

老头子眼看着地，岂能瞒得我过。

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他也是人，何以毫不害怕；而且合伙吃我呢？还是历来惯了，不以为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

八其实这种道理，到了现在，他们也该早已懂得，……忽然来了一个人；年纪不过二十左右，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满面笑容，对我点头，他的笑也不像真笑。

我便问他：“吃人的事，对么？”他仍然笑着说：“不是荒年，怎么会吃人。”

我立刻就晓得，他也是一伙，喜欢吃人的；便自勇气百倍，偏要问他。

“对么？”“这等事问他什么。”

你真会……说笑话。

……今天天气很好。

”天气是好，月色也很亮了。

可是我要问你，“对么？”他不以为然了。

含含糊糊的答道，“不……”“不对？他们何以竟吃？！”“没有的事……”“没有的事？狼子村现吃；还有书上都写着，通红斩新！”他便变了脸，铁一般青。

睁着眼说：“也许有的，这是从来如此……”“从来如此，便对么？”“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我直跳起来，张开眼，这人便不见了。

全身出了一大片汗。

他的年纪，比我大哥小得远，居然也是一伙；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

还怕已经教给他儿子了；所以连小孩子，也都恶狠狠的看我。

九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

……去了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何等舒服。

这只是一条门槛，一个关头。

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

十大清早，去寻我大哥；他立在堂门外看天，我便走到他背后，拦住门，格外沉静，格外和气的对他说，“大哥，我有话告诉你。”

”“你说就是。”

”他赶紧回过脸来，点点头。

“我只有几句话，可是说不出来。”

大哥，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

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

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

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

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惭愧。

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

“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

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

## &lt;&lt;鲁迅精选集&gt;&gt;

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

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个生痲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

“他们要吃我，你一个人，原也无法可想；然而又何必去入伙。

吃人的人，什么事做不出；他们会吃我，也会吃你，一伙里面，也会自吃。

但只要转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人人太平。

虽然从来如此，我们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说是不能！大哥，我相信你能说，前天佃户要减租，你说过不能。

”当初，他还只是冷笑，随后眼光便凶狠起来，一到说破他们的隐情，那就满脸都变成青色了。

大门外立着一伙人，赵贵翁和他的狗，也在里面，都探头探脑的挨进来。

有的是看不出面貌，似乎用布蒙着；有的是仍旧青面獠牙，抿着嘴笑。

我认识他们是一伙，都是吃人的人。

可是也晓得他们心思很不一样，一种是以为从来如此，应该吃的；一种是知道不该吃，可是仍然要吃，又怕别人说破他，所以听了我的话，越发气愤不过，可是抿着嘴冷笑。

这时候，大哥也忽然显出凶相，高声喝道：“都出去！疯子有什么好看！”这时候，我又懂得一件他们的巧妙了。

他们岂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

将来吃了，不但太平无事，怕还会有人见情。

佃户说的大家吃了一个恶人，正是这方法。

这是他们的老谱！陈老五也气愤愤的直走进来。

如何按得住我的口，我偏要对这伙人说，“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

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那一伙人，都被陈老五赶走了。

大哥也不知那里去了。

陈老五劝我回屋子里去。

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

横梁和椽子都在头上发抖；抖了一会，就大起来，堆在我身上。

万分沉重，动弹不得；他的意思是要我死。

我晓得他的沉重是假的，便挣扎出来，出了一身汗。

可是偏要说，“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十一太阳也不出，门也不开，日日两顿饭。

我捏起筷子，便想起我大哥；晓得妹子死掉的缘故，也全在他。

那时我妹子才五岁，可爱可怜的样子，还在眼前。

母亲哭个不住，他却劝母亲不要哭；大约因为自己吃了，哭起来不免有点过意不去。

如果还能过意不去，……妹子是被大哥吃了，母亲知道没有，我可不得而知。

母亲想也知道；不过哭的时候，却并没有说明，大约也以为应当的了。

记得我四五岁时，坐在堂前乘凉，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母亲也没有说不行。

一片吃得，整个的自然也吃得。

但是那天的哭法，现在想起来，实在还教人伤心，这真是奇极的事！十二不能想了。

四千年来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十三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一九一八年四月孔乙己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豫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

## &lt;&lt;鲁迅精选集&gt;&gt;

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

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掌柜说，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罢。

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

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在这严重监督之下，麝水也很为难。

所以过了几天，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

幸亏荐头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

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柜台里，专管我的职务。

虽然没有什失职，但总觉有些单调，有些无聊。

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惟一的人。

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

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

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

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

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

便排出九文大钱。

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

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听人家背地里谈论，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

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钞钞书，换一碗饭吃。

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喝懒做。

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

如是几次，叫他钞书的人也没有了。

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

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

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

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一些不懂了。

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

而且掌柜见了孔乙己，也每每这样问他，引人发笑。

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

有一回对我说道，“你读过书么？”我略略点一点头。



## &lt;&lt;鲁迅精选集&gt;&gt;

他说，“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

茴香豆的茴字，怎样写的？”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

孔乙己等了许久，很恳切的说道：“不能写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

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帐要用。

”我暗想我和掌柜的等级还很远呢，而且我们掌柜也从不将茴香豆上帐；又好笑，又不耐烦，懒懒的答他道：“谁要你教，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来回的回字么？”孔乙己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对呀对呀！……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我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

孔乙己刚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写字，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

有几回，邻舍孩子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

他便给他们茴香豆吃，一人一颗。

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

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

”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

”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慢慢的结帐，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

还欠十九个钱呢！”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

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他怎么会来？……他打折了腿了。

”掌柜说：“哦！”“他总仍旧是偷。

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

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写服辩，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

”“后来呢？”“后来打折了腿了。

”“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

”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帐。

中秋过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须穿上棉袄了。

一天的下半天，没有一个顾客，我正合了眼坐着。

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

”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

看时又全没有人。

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

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见了我，又说道，“温一碗酒。

”掌柜也伸出头去，一面说：“孔乙己么？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很颓唐的仰面答道，“这……下回还清罢。

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

”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

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

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

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使用这手走来的。

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

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



## &lt;&lt;鲁迅精选集&gt;&gt;

个钱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一九一九年三月药一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

华老栓忽然坐起身,擦着火柴,点上遍身油腻的灯盏,茶馆的两间屋子里,便弥满了青白的光。

“小栓的爹,你就去么?”是一个老女人的声音。

里边的小屋子里,也发出一阵咳嗽。

“唔。

”老栓一面听,一面应,一面扣上衣服;伸手过去说,“你给我罢。

”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交给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两下;便点上灯笼,吹熄灯盏,走向里屋子去了。

那屋子里面,正在的响,接着便是一通咳嗽。

老栓候他平静下去,才低低的叫道:“小栓……你不要起来。

……店么?你娘会安排的。

”老栓听得儿子不再说话,料他安心睡了;便出了门,走到街上。

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只有一条灰白的路,看得分明。

灯光照着他的两脚,一前一后的走。

有时也遇到几只狗,可是一只也没有叫。

天气比屋子里冷得多了;老栓倒觉爽快,仿佛一旦变了少年,得了神通,有给人生命的本领似的,跨步格外高远。

而且路也愈走愈分明,天也愈走愈亮了。

老栓正在专心走路,忽然吃了一惊,远远里看见一条丁字街,明明白白横着。

他便退了几步,寻到一家关着门的铺子,蜷进檐下,靠门立住了。

好一会,身上觉得有些发冷。

“哼,老头子。

”“倒高兴。

……”老栓又吃一惊,睁眼看时,几个人从他面前过去了。

一个还回头看他,样子不甚分明,但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

老栓看看灯笼,已经熄了。

按一按衣袋,硬硬的还在。

仰起头两面一望,只见许多古怪的人,三三两两,鬼似的在那里徘徊;定睛再看,却也看不出什么别的奇怪。

没有多久,又见几个兵,在那边走动;衣服前后的一个大白圆圈,远地里也看得清楚,走过面前的,并且看出号衣上暗红色的镶边。

——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

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赶;将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

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

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

“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

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

老栓慌忙摸出洋钱,抖抖的想交给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

那人便焦急起来,嚷道,“怕什么?怎的不拿!”老栓还踌躇着;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

嘴里哼着说:“这老东西……”。

## &lt;&lt;鲁迅精选集&gt;&gt;

“这给谁治病的呀？”老栓也似乎听得有人问他，但他并不答应；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

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

太阳也出来了；在他面前，显出一条大道，直到他家中，后面也照见丁字街头破匾上“古亭口”这四个黯淡的金字。

二老栓走到家，店面早经收拾干净，一排一排的茶桌，滑溜溜的发光。

但是没有客人；只有小栓坐在里排的桌前吃饭，大粒的汗，从额上滚下，夹袄也贴住了脊心，两块肩胛骨高高凸出，印成一个阳文的“八”字。

老栓见这样子，不免皱一皱展开的眉心。

他的女人，从灶下急急走出，睁着眼睛，嘴唇有些发抖。

“得了么？”“得了。”

两个人一齐走进灶下，商量了一会；华大妈便出去了，不多时，拿着一片老荷叶回来，摊在桌上。

老栓也打开灯笼罩，用荷叶重新包了那红的馒头。

小栓也吃完饭，他的母亲慌忙说：——“小栓——你坐着，不要到这里来。”

一面整顿了灶火，老栓便把一个碧绿的包，一个红红白白的破灯笼，一同塞在灶里；一阵红黑的火焰过去时，店屋里散满了一种奇怪的香味。

“好香！你们吃什么点心呀？”这是驼背五少爷到了。

这人每天总在茶馆里过日，来得最早，去得最迟，此时恰恰赶到临街的壁角的桌边，便坐下问话，然而没有人答应他。

“炒米粥么？”仍然没有人应。

老栓匆匆走出，给他泡上茶。

“小栓进来罢！”华大妈叫小栓进了里面的屋子，中间放好一条凳，小栓坐了。

他的母亲端过一碟乌黑的圆东西，轻轻说：——“吃下去罢，——病便好了。”

小栓撮起这黑东西，看了一会，似乎拿着自己的性命一般，心里说不出的奇怪。

十分小心的拗开了，焦皮里面窜出一道白气，白气散了，是两半个白面的馒头。

——不多工夫，已经全在肚里了，却全忘了什么味；面前只剩下一张空盘。

他的旁边，一面立着他的父亲，一面立着他的母亲，两人的眼光，都仿佛要在他身里注进什么又要取出什么似的；便禁不住心跳起来，按着胸膛，又是一阵咳嗽。

“睡一会罢，——便好了。”

小栓依他母亲的话，咳着睡了。

华大妈候他喘气平静，才轻轻的给他盖上了满幅补钉的夹被。

三店里坐着许多人，老栓也忙了，提着大铜壶，一趟一趟的给客人冲茶；两个眼眶，都围着一圈黑线。

“老栓，你有些不舒服么？——你生病么？”一个花白胡子的人说。

“没有。”

“没有？——我想笑嘻嘻的，原也不像……”花白胡子便取消了自己的话。

“老栓只是忙。”

要是他的儿子……”驼背五少爷话还未完，突然闯进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

刚进门，便对老栓嚷道：——“吃了么？好了么？老栓，就是运气了你！你运气，要不是我信息灵。”

……”老栓一手提了茶壶，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笑嘻嘻的听。

满坐的人，也都恭恭敬敬的听。

华大妈也黑着眼眶，笑嘻嘻的送出茶碗茶叶来，加上一个橄榄，老栓便去冲了水。

“这是包好！这是与众不同的。”

你想，趁热的拿来，趁热吃下。

“横肉的人只是嚷。”

“真的呢，要没有康大叔照顾，怎么会这样……”华大妈也很感激的谢他。

## &lt;&lt;鲁迅精选集&gt;&gt;

“包好，包好！这样的趁热吃下。

这样的人血馒头，什么痨病都包好！”华大妈听到“痨病”这两个字，变了一点脸色，似乎有些不高兴；但又立刻堆上笑，搭着走开了。

这康大叔却没有觉察，仍然提高了喉咙只是嚷，嚷得里面睡着的小栓也合伙咳嗽起来。

“原来你家小栓碰到了这样的好运气了。

这病自然一定全好；怪不得老栓整天的笑着呢。

”花白胡子一面说，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低声下气的问道，“康大叔——听说今天结果的一个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谁的孩子？究竟是什么事？”“谁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么？那个小家伙！”康大叔见众人都耸起耳朵听他，便格外高兴，横肉块块饱绽，越发大声说，“这小东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

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连剥下来的衣服，都给管牢的红眼睛阿义拿去了。

——第一要算我们栓叔运气；第二是夏三爷赏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独自落腰包，一文不花。

”小栓慢慢的从小屋子走出，两手按了胸口，不住的咳嗽；走到灶下，盛出一碗冷饭，泡上热水，坐下便吃。

华大妈跟着他走，轻轻的问道，“小栓你好些么？——你仍旧只是肚饿？……”“包好，包好！”康大叔瞥了小栓一眼，仍然回过脸，对众人说，“夏三爷真是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

现在怎样？银子！——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

”“阿呀，那还了得。

”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很现出气愤模样。

“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

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

你想：这是人话么？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那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

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

”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

“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

”花白胡子的人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样子，冷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

小栓已经吃完饭，吃得满身流汗，头上都冒出蒸气来。

“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

”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

“发了疯了。

”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

店里的坐客，便又现出活气，谈笑起来。

小栓也趁着热闹，拼命咳嗽；康大叔走上前，拍他肩膀说：——“包好！小栓——你不要这么咳。

包好！”“疯了。

”驼背五少爷点着头说。

四西关外靠着城根的地面，本是一块官地；中间歪歪斜斜一条细路，是贪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的，但却成了自然的界限。

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刑和瘐毙的人，右边是穷人的丛冢。

两面都已埋到层层叠叠，宛然阔人家里祝寿时候的馒头。

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杨柳才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

天明未久，华大妈已在右边的一坐新坟前面，排出四碟菜，一碗饭，哭了一场。

化过纸，呆呆的坐在地上；仿佛等候什么似的，但自己也说不出等候什么。

微风起来，吹动她短发，确乎比去年白得多了。

小路上又来了一个女人，也是半白头发，褴褛的衣裙；提一个破旧的朱漆圆篮，外挂一串纸锭，三步一歇的走。

## &lt;&lt;鲁迅精选集&gt;&gt;

忽然见华大妈坐在地上看她，便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但终于硬着头皮，走到左边的一坐坟前，放下了篮子。

那坟与小栓的坟，一字儿排着，中间只隔一条小路。

华大妈看她排好四碟菜，一碗饭，立着哭了一通，化过纸锭；心里暗暗地想，“这坟里的也是儿子了”。

那老女人徘徊观望了一回，忽然手脚有些发抖，踉踉跄跄退下几步，瞪着眼只是发怔。

华大妈见这样子，生怕她伤心到快要发狂了；便忍不住立起身，跨过小路，低声对她说，“你这位老奶奶不要伤心了，——我们还是回去罢。”

那人点一点头，眼睛仍然向上瞪着；也低声吃吃的说道，“你看，——看这是什么呢？”华大妈跟了她指头看去，眼光便到了前面的坟，这坟上草根还没有全合，露出一块一块的黄土，煞是难看。

再往上仔细看时，却不觉也吃一惊；——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

她们的眼睛都已老花多年了，但望这红白的花，却还能明白看见。

花也不很多，圆圆的排成一个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齐。

华大妈忙看她儿子和别人的坟，却只有不怕冷的几点青白小花，零星开着；便觉得心里忽然感到一种不足和空虚，不愿意根究。

那老女人又走近几步，细看了一遍，自言自语的说，“这没有根，不像自己开的！——这地方有谁来呢？孩子不会来玩；——亲戚本家早不来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她想了又想，忽又流下泪来，大声说道：——“瑜儿，他们都冤枉了你，你还是忘不了，伤心不过，今天特意显点灵，要我知道么？”她四面一看，只见一只乌鸦，站在一株没有叶的树上，便接着说，“我知道了。”

——瑜儿，可怜他们坑了你，他们将来总有报应，天都知道；你闭了眼睛就是了。

——你如果真在这里，听到我的话，——便教这乌鸦飞上你的坟顶，给我看罢。”

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

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

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

许多的工夫过去了；上坟的人渐渐增多，几个老的，小的，在土坟间出没。

华大妈不知怎的，似乎卸下了一挑重担，便想到要走；一面劝着说，“我们还是回去罢。”

那老女人叹一口气，无精打采的收起饭菜；又迟疑了一刻，终于慢慢地走了。

嘴里自言自语的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她们走不上二三十步远，忽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悚然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

一九一九年四月明天“没有声音，——小东西怎了？”红鼻子老拱手里擎了一碗黄酒，说着，向间壁努一努嘴。

蓝皮阿五便放下酒碗，在他脊梁上用死劲的打了一掌，含含糊糊嚷道：——“你……你你又在想心思……”

原来鲁镇是僻静地方，还有些古风：不上一更，大家便都关门睡觉。

深更半夜没有睡的只有两家：一家是咸亨酒店，几个酒肉朋友围着柜台，吃喝得正高兴；一家便是间壁的单四嫂子，她自从前年守了寡，便须专靠自己的一双手纺出棉纱来，养活她自己和她三岁的儿子，所以睡得也迟。

这几天，确凿没有纺纱的声音了。

但夜深没有睡的既然只有两家，这单四嫂子家有声音，便自然只有老拱们听到，没有声音，也只有老拱们听到。

老拱挨了打，仿佛很舒服似的喝了一大口酒，呜呜的唱起小曲来。

这时候，单四嫂子正抱着她的宝儿，坐在床沿上，纺车静静的立在地上。

黑沉沉的灯光，照着宝儿的脸，绯红里带一点青。

单四嫂子心里计算：神签也求过了，愿心也许过了，单方也吃过了，要是还不见效，怎么办？——那只有去诊何小仙了。



## &lt;&lt;鲁迅精选集&gt;&gt;

但宝儿也许是日轻夜重，到了明天，太阳一出，热也会退，气喘也会平的：这实在是病人常有的事。单四嫂子是一个粗笨女人，不明白这“但”字的可怕：许多坏事固然幸亏有了他才变好，许多好事却也因为有了他都弄糟。

夏天夜短，老拱们呜呜的唱完了不多时，东方已经发白；不一会，窗缝里透进了银白色的曙光。

单四嫂子等候天明，却不像别人这样容易，觉得非常之慢，宝儿的一呼吸，几乎长过一年。

现在居然明亮了；天的明亮，压倒了灯光，——看见宝儿的鼻翼，已经一放一收的扇动。

单四嫂子知道不妙，暗暗叫一声“阿呀！”心里计算：怎么好？只有去诊何小仙这一条路了。

她虽然是粗笨女人，心里却有决断，便站起身，从木柜子里掏出每天节省下来的十三个小银元和一百八十铜钱，都装在衣袋里，锁上门，抱着宝儿直向何家奔过去。

天气还早，何家已经坐着四个病人了。

她摸出四角银元，买了号签，第五个便轮到宝儿。

何小仙伸开两个指头按脉，指甲足有四寸多长，单四嫂子暗地纳罕，心里计算：宝儿该有活命了。

但总免不了着急，忍不住要问，便局局促促的说：——“先生，——我家的宝儿什么病呀？”“他中焦塞着。

”“不妨事么？他……”“先去吃两帖。

”“他喘不过气来，鼻翅子都扇着呢。

”“这是火克金……”何小仙说了半句话，便闭上眼睛；单四嫂子也不好意思再问。

在何小仙对面坐着的一个三十多岁的人，此时已经开好一张药方，指着纸角上的几个字说道：——“这第一味保婴活命丸，须是贾家济世老店才有！”单四嫂子接过药方，一面走，一面想。

她虽是粗笨女人，却知道何家与济世老店与自己的家，正是一个三角点；自然是买了药回去便宜了。

于是又径向济世老店奔过去。

店伙也翘了长指甲慢慢的看方，慢慢的包药。

单四嫂子抱了宝儿等着；宝儿忽然擎起小手来，用力拔他散乱着的一绺头发，这是从来没有的举动，单四嫂子怕得发怔。

太阳早出了。

单四嫂子抱了孩子，带着药包，越走觉得越重；孩子又不住的挣扎，路也觉得越长。

没奈何坐在路旁一家公馆的门槛上，休息了一会，衣服渐渐的冰着肌肤，才知道自己出了一身汗；宝儿却仿佛睡着了。

她再起来慢慢地走，仍然支撑不得，耳朵边忽然听得人说：——“单四嫂子，我替你抱勃！”似乎是蓝皮阿五的声音。

她抬头看时，正是蓝皮阿五，睡眼朦胧的跟着他走。

单四嫂子在这时候，虽然很希望降下一员天将，助她一臂之力，却不愿是阿五。

但阿五有点侠气，无论如何，总是偏要帮忙，所以推让了一会，终于得了许可了。

他便伸开臂膊，从单四嫂子的乳房和孩子中间，直伸下去，抱去了孩子。

单四嫂子便觉乳房上发了一条热，刹时间直热到脸上和耳根。

他们两人离开了二尺五寸多地，一同走着。

阿五说些话，单四嫂子却大半没有答。

走了不多时候，阿五又将孩子还给她，说是昨天与朋友约定的吃饭时候到了；单四嫂子便接了孩子。

幸而不远便是家，早看见对门的王九妈在街边坐着，远远地说话：——“单四嫂子，孩子怎了？——看过先生了么？”“看是看了。

——王九妈，你有年纪，见的多，不如请你老法眼看一看，怎样……”“唔……”“怎样……？”“唔……”王九妈端详了一番，把头点了两点，摇了两摇。

宝儿吃下药，已经是午后了。

单四嫂子留心看他神情，似乎仿佛平稳了不少；到得下午，忽然睁开眼叫一声“妈！”又仍然合上眼，像是睡去了。

他睡了一刻，额上鼻尖都沁出一粒一粒的汗珠，单四嫂子轻轻一摸，胶水般黏着手；慌忙去摸胸口，便禁不住呜咽起来。



## &lt;&lt;鲁迅精选集&gt;&gt;

宝儿的呼吸从平稳变到没有，单四嫂子的声音也就从呜咽变成号。

这时聚集了几堆人：门内是王九妈蓝皮阿五之类，门外是咸亨的掌柜和红鼻子老拱之类。

王九妈便发命令，烧了一串纸钱；又将两条板凳和五件衣服作抵，替单四嫂子借了两块洋钱，给帮忙的人备饭。

第一个问题是棺木。

单四嫂子还有一副银耳环和一支裹金的银簪，都交给了咸亨的掌柜，托他作一个保，半现半赊的买一具棺木。

蓝皮阿五也伸出手来，很愿意自告奋勇；王九妈却不许他，只准他明天抬棺材的差使，阿五骂了一声“老畜生”，快快的努了嘴站着。

掌柜便自去了；晚上回来，说棺木须得现做，后半夜才成功。

掌柜回来的时候，帮忙的人早吃过饭；因为鲁镇还有些古风，所以不上一更，便都回家睡觉了。

只有阿五还靠着咸亨的柜台喝酒，老拱也呜呜的唱。

这时候，单四嫂子坐在床沿上哭着，宝儿在床上躺着，纺车静静的在地上立着。

许多工夫，单四嫂子的眼泪宣告完结了，眼睛张得很大，看看四面的情形，觉得奇怪：所有的都是不会有事。

她心里计算：不过是梦罢了，这些事都是梦。

明天醒过来，自己好好的睡在床上，宝儿也好好的睡在自己身边。

他也醒过来，叫一声“妈”，生龙活虎似的跳去玩了。

老拱的歌声早经寂静，咸亨也熄了灯。

单四嫂子张着眼，总不信所有的事。

——鸡也叫了；东方渐渐发白，窗缝里透进了银白色的曙光。

银白的曙光又渐渐显出绯红，太阳光接着照到屋脊。

单四嫂子张着眼，呆呆坐着；听得打门声音，才吃了一吓，跑出去开门。

门外一个不认识的人，背了一件东西；后面站着王九妈。

哦，他们背了棺材来了。

下半天，棺木才合上盖：因为单四嫂子哭一回，看一回，总不肯死心塌地的盖上；幸亏王九妈等得不耐烦，气愤愤的跑上前，一把拖开她，才七手八脚的盖上了。

但单四嫂子待她的宝儿，实在已经尽了心，再没有什么缺陷。

昨天烧过一串纸钱，上午又烧了四十九卷《大悲咒》；收殓的时候，给他穿上顶新的衣裳，平日喜欢的玩意儿，——一个泥人，两个小木碗，两个玻璃瓶，——都放在枕头旁边。

后来王九妈掐着指头仔细推敲，也终于想不出一些什么缺陷。

这一日里，蓝皮阿五简直整天没有到；咸亨掌柜便替单四嫂子雇了两名脚夫，每名二百另十个大钱，抬棺木到义冢地上安放。

王九妈又帮她煮了饭，凡是动过手开过口的人都吃了饭。

太阳渐渐显出要落山的颜色；吃过饭的人也不觉都显出要回家的颜色，——于是他们终于都回了家。

单四嫂子很觉得头眩，歇息了一会，倒居然有点平稳了。

但她接连着便觉得很异样：遇到了平生没有遇到过的事，不像会有事，然而的确出现了。

她越想越奇，又感到一件异样的事：——这屋子忽然太静了。

她站起身，点上灯火，屋子越显得静。

她昏昏的走去关上门，回来坐在床沿上，纺车静静的立在地上。

她定一定神，四面一看，更觉得坐立不得，屋子不但太静，而且也太大了，东西也太空了。

太大的屋子四面包围着她，太空的东西四面压着她，叫她喘气不得。

她现在知道她的宝儿确乎死了；不愿意这屋子，吹熄了灯，躺着。

她一面哭，一面想：想那时候，自己纺着棉纱，宝儿坐在身边吃茴香豆，瞪着一双小黑眼睛想了一刻，便说，“妈！爹卖馄饨，我大了也卖馄饨，卖许许多多钱，——我都给你。

”那时候，真是连纺出的棉纱，也仿佛寸寸都有意思，寸寸都活着。

但现在怎么了？现在的事，单四嫂子却实在没有想到什么。

<<鲁迅精选集>>

——我早经说过：她是粗笨女人。

她能想出什么呢？她单觉得这屋子太静，太大，太空罢了。

但单四嫂子虽然粗笨，却知道还魂是不能有的事，她的宝儿也的确不能再见了。

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的说，“宝儿，你该还在这里，你给我梦里见见罢。

”于是合上眼，想赶快睡去，会她的宝儿，苦苦的呼吸通过了静和大和空虚，自己听得明白。

单四嫂子终于朦朦胧胧的走入睡乡，全屋子都很静。

这时红鼻子老拱的小曲，也早经唱完；踉踉跄跄出了咸亨，却又提尖了喉咙，唱道：——“我的冤家呀！——可怜你，——孤另另的……”蓝皮阿五便伸手揪住了老拱的肩头，两个人七歪八斜的笑着挤着走去。

单四嫂子早睡着了，老拱们也走了，咸亨也关上门了。

这时的鲁镇，便完全落在寂静里。

只有那暗夜为想变成明天，却仍在这寂静里奔波；另有几条狗，也躲在暗地里呜呜的叫。

<<鲁迅精选集>>

媒体关注与评论

20世纪是一个不寻常的世纪。

20世纪的社会生活风云激荡，沧桑巨变，20世纪的华文文学也波澜壮阔，气象万千。以其大起大伏、大开大阖的自身演进，书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华彩乐章中光辉灿烂的一页。以名家联袂名作的方式，检阅和展示20世纪中国文学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与长足进步。

## &lt;&lt;鲁迅精选集&gt;&gt;

## 编辑推荐

《鲁迅精选集(第4版)》：20世纪是一个不寻常的世纪。

20世纪的社会生活风云激荡，沧桑巨变，20世纪的华文文学也波澜壮阔，气象万千。以其大起大伏、大开大阖的自身演进，书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华彩乐章中光辉灿烂的一页。以名家联袂名作的方式，检阅和展示20世纪中国文学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与长足进步。

“世纪文学60家”在得到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核心的文学研究权威机构的支持和帮助下，由著名文学批评家和出版家白烨、倪培耕，著名学者和文学批评家陈骏涛、贺绍俊总策划。经过专家评选、读者网络评选，2006年“世纪文学60家”书系以收入入选作家代表作“精选集”的方式出版。

“世纪文学60家”书系的出版，旨在囊括20世纪华文创作的精华，展示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作品，打造了一份适于典藏的精品书目。

2010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对“世纪文学60家”书系进行修订，我们希望此书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淘洗，像5年来支持这套图书的读者所祝愿的那样“世纪文学60家”将成为书架上重要的一份子，成为读者推荐的典藏精品图书。

2010年已经再版书目：《冰心精选集》《沈从文精选集》《鲁迅精选集》《朱自清精选集》《贾平凹精选集》《徐志摩精选集》《路遥精选集》《梁实秋精选集》《老舍精选集》《张晓风精选集》。

<<鲁迅精选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